

# 儿子,妈再给你一次命

65岁烟台农家妇女初月香要捐肾救儿,4月中旬到北京接受手术

□文/图 本报记者 李孟霏 赵辉

43岁的儿子,69岁的丈夫在2011年同时确诊尿毒症,这对烟台开发区大季家村的初月香来说,不啻晴天霹雳。这位坚强的农家母亲并未放弃,照顾老伴的同时,她决定将自己的肾脏给儿子,并于近日做了亲属活体器官(肾)接受人同意书及亲属活体器官(肾)直系亲属同意书公证。

“儿子,我要救你!老伴儿,我好好照顾你。”这是初月香活下去的信念,她已然忘记自己也65岁了。



## 尿毒症教师走下讲台

季春光今年43岁,没患尿毒症前,他是威海职业学院的计算机教师。

1994年,从聊城师范毕业的季春光分配到威海,这是一份理想职业,他很快结婚生子。但从2011年7月开始,他出现眩晕症状,工作忙,他觉得挨一挨就没事了。但7月28日那天,他在学校参加活动时晕倒,确诊尿毒症。

从这天开始,他靠血液透析延续生命,一周3次,每次4个小时。即使如此,季春光也没放弃教学,奔走于医院、学校之间。2012年3月,病情恶化,尿毒症引发的神经炎使他丧失行动能力,最终离开讲台。一年后,妻子带女儿离开,“我病

后,大概有一年,她每周都陪我透析,她其实挺累的,后来就说实在是压力太大了,我并不埋怨她”。

3月28日下午,记者在威海市立医院6楼血液透析室,见到了季春光,他侧身躺在病床上,左臂插着管子,血液经透析机再流回体内,两年来季春光重复这残酷的治疗,季春光花光了积蓄,欠了10多万元债。

日渐高筑的债台阴影下,生命还能延续多久?2012年初,远在烟台一农家小院中的母亲初月香给了他一个答案:母亲在电话中说她已化验了,她要给儿子换肾。

此时,白发苍苍的母亲已64岁。

生,医生说,亲人之间配型成功,可以捐,人有两个肾”。

初月香偷偷去做配型。“我给儿子捐个肾!”看到母亲坚定的表情,季春光泪流满面,“我43岁了,我母亲也65岁了,母亲为我捐肾,我感到自己真的不是个孝顺儿”。

又一个问题出现,初月香患

轻度冠心病,这在术中或术后可能引发不良反应,可能危及生命。季春光的妹妹也担心,但初月香异常坚定,她不肯放弃救儿子的一丁点希望。

天怜弱者。北京一家医院表示可以克服困难为母子换肾,但需要公证,这便出现了初月香来

威海做公证为儿子捐肾的感人新闻。

记者采访中,初月香谈到儿子的生命有了希望,轻舒一口气,又转眼看老伴,“接下来我也就有心思照看你了。”记者这才注意到,她的老伴儿脸色非常差,原来他也是个尿毒症患者。



## 母爱坚强VS债与压力

初月香的丈夫叫季福材,今年69岁。“起初我以为是肝不好,老喝中药,2011年,老眩晕。”2011年8月,儿子查出尿毒症后,季福材晕倒村口,到医院一查,也是尿毒症!

一家四口,女儿出嫁,丈夫、儿子同患尿毒症,65岁的初月香承受着常人难以想象的痛苦。“四间瓦房,老伴在西屋睡,儿子在东屋睡,我在中间屋,我伸着头一会看看儿子,一会看看老伴儿,没一

个让我省心的”,初月香不时抹眼泪。

两年来,为了季春光,这个农家已欠下了10多万元债,季福材只能做保守治疗。

“全是借来的钱。”初月香边说边哭,两年前她家在村里还算不错的。仅两年,尿毒症就败落了这个家,她被“压得喘不过气来”。季家空空荡荡的屋里有一本大日历,指着数字“26”,初月香说“每月的26号,我都要还债,害怕这一

天”。

初月香有个作业本,记的都是街坊邻居借给的钱,少的5千,多的2万。“都得还呀!”初月香以手掩面,泣不成声,她盼望儿子病愈后,努力工作还债。

季家有一台冰箱,但里边全是药剂,除此,没有像样的家具。

4月中旬,初月香将和儿子去北京做换肾手术,她说,自己还要尽力克制悲伤,再给儿子一次生命。



## 母亲行动:配型捐肾

3月29日上午,在烟台开发区大季家镇大季家村一农家院里,记者见到了初月香。

初月香一天学没上过。她知道儿子患尿毒症后,只知道病难治,没想到是个无底洞,“我去威海陪他到医院,眼看那些血从他

身上换出来,心都碎了。”初月香不断打听,“有没有别的方式救儿子?”,有邻居说换肾。

2011年初,季春光一家人到烟台毓璜顶医院了解换肾,答复让他们有点傻眼,“有几百个人在等。”初月香想到了自己,“我问医